

## 認識經典系列 I —紅樓夢

時間：95/10/24

主講人：黃碧端 教授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前校長

### 演講內容

今天的主題是《紅樓夢》，我相信在座一定有某些人把紅樓夢讀得滾瓜爛熟，也許記得的細節比我還多一點。《紅樓夢》的重要性其實在這一兩年有一個蠻奇特的現象，這也是我最近才注意到，在大陸，聽說去年到今年，差不多才一年左右的時間，就《紅樓夢》不同的角度、面向所推出的新書已經超過一百種，閱讀這些書籍已經變成了一個熱門的運動。也有一些原本就小有名氣的作家，忽然投入了《紅樓夢》的研究工作，由於作家的想像力比一般的學者還要來的豐富，甚至提出很多新的想像，引發很多的爭議。總之，「紅學」在對岸，好像忽然又吸引了很多的目光，得到一個新的生命。

大家都知道《紅樓夢》是十八世紀的作品，至今已快要滿三百年，再過個八、九年就是作者曹雪芹三百年的誕辰，我相信到時候會有很盛大的紀念活動。今天，主要就幾個方面來探討紅學，頭一個是《紅樓夢》的文學地位，這在文學史上有一定的重要性；再來是《紅樓夢》牽涉到的一些問題，包刮他的作者、版本、詮釋，以及《紅樓夢》身為一個文學巨作，它如何推行到其他非華語系的國家，讓當地的讀者也能一覽中國的古典文學等等。《紅樓夢》可說是一個文化美學的大櫥窗，大家所能想到所有有關中國文化的問題，都能在《紅樓夢》一書中找到答案，他所牽涉到的層面相當地廣，所以食衣住行、詩詞歌賦、人生觀、出世入世、宗教等等問題，都可以在《紅樓夢》裡頭見到。

首先，我們來探討《紅樓夢》在文學史上有著什麼樣的地位。《紅樓夢》是許多學者公認的中國「四大小說」之首，四大小說包括《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以及《水滸傳》。當然，除了這四部，其他還有許多相當優秀的文學作品，諸如《鏡花緣》、《儒林外史》等等。在四大小說當中，全世界知名度最高、讀者最多的絕對是《紅樓夢》，遠超過另外三本。在整個研究領域中，它也形成了所謂的「紅學」，在文學上我們之所以能夠稱它為「學」，一定表示說至少有一個以上的人，他對於這個題目產生了興趣，把它當作研究的一個對象，差不多要投入他一生的精力和時間，幾乎可以無止盡的在做這一個研究，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可以稱為「學」。所以在文學領域中，如果你說它是什麼樣的一種學，

大家也都同意的話，這個學一定是非常的龐大，也包容的非常廣。因此，毫無異議，研究《紅樓夢》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學問。

另外，也有人問我說什麼樣的學可以稱為學，大家也不會抗議，我想一定是「敦煌學」，因為敦煌學它所包含的不論是壁畫、雕塑，還是從藏經洞發現的數以萬件的藏品以及它們背後所有的歷史文化問題，也都是很多研究學者耗盡一生都還是研究不完的。當然，「詩學」是一定的事，詩本身就是一個學問的標的，稱它為學是當之無愧的。

現在當然也有人會說除了紅學之外，也有「白學」、「張學」，白學主要是在研究白先勇，當時是覺得可以沿用所謂的什麼學來標示說研究這一個人也是很重要的，這當然也沒有錯，白先勇的確也是個很重要的作家，值得去研究，不過要做到可以稱為「白學」那樣一個龐大的程度，可能也有困難，要長期維持下去。「張學」，也就是研究張愛玲，這也是近代文學非常重要的研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張愛玲是近代中國很重要的中文小說家，因此也有不少人投身研究張學。

此外，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是，在中文的傳統小說當中，《紅樓夢》是唯一被西方所認定的「novel」，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難道四到小說的其他三本小說不算是 novel 嗎？的確不是，它們是「fiction」，意思就是指虛構的故事，它是經由小說家的想像，然後才寫出來的故事，如果它的篇幅很短，它就是一個「short story」，是一篇短篇小說或是短篇故事。但是在我們中文裡頭，從《漢書》就已經出現「小說」這個名詞，所以只要是稗官野史，我們都稱為小說，沿用至今，等到西方的 novels、fictions 或是 stories 慢慢的傳進來之後，仍然稱之為小說。凡是虛構的故事寫成文本，讓大家可以閱讀的都被叫做小說，所以在中文裡面，我們都不太去區分西洋人是不是叫做 novel，嚴格來說，只有《紅樓夢》可以叫做一部 novel。

當然，現在的作品，小說家都是很有意識的在創作，而且都受到西洋的影響，所以寫出來的如果是長篇小說，確實都是 novel。但為什麼《紅樓夢》是 novel，《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卻不是？那是因為 novel 所要求的是一個很完整的結構，它必須擁有所有的線索、組織，來共同呈現出一個完整性很強的大故事。《紅樓夢》的線索雖然非常多，但它的組織卻是非常的嚴密，今天雖然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談論《紅樓夢》的主題，但它的主題是非常有玄機的，跟它故事中的線索可以做很好的結合。至於其他的小說，在英文我們會說它是「episodic」，意思就是指「插曲式的」，或是用很多的小故事去串起來的。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長篇小說發達的民族，我國最早為小說下定義時所出現的作品，篇幅都不長，如唐人的傳奇，或是魏晉人的一些鬼怪故事等，都是非常迷你的作品，但在西方國家最

早為 novel 下定義時，已經有篇幅非常大的作品出現，最好的例子就是劇本。

我們從先秦輝煌的文化開始，基本上像是《莊子》、《列子》或是《孟子》，也都是由一些小故事所匯集的，如《莊子》，而《孟子》則是把一些短短的想法列出來。至於《論語》，並不是孔子自己寫的，而是由他的學生把他講的話記錄下來。基本上，某些非常有智慧或是穿透人性的想法，並沒有很強大的組織可以把它編成一部著作，那樣的著作比較少。小說也是，從一開始的時候是以短篇居多，等到像《三國演義》這樣的一個作品的時候，已經到了非常晚期。長篇小說這樣的著作，其實是經由很多說書人的口中得來的。一開始，它只是一個話本，話本就是說書人說的故事內容轉換成文字，集結成冊。說書人總是希望聽眾明天還能再來，所以每次都是說完一個小故事之後，他就會說「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所以我們的小說都是章回小說，即使是長篇小說也是有分章、回，《紅樓夢》也不例外。《紅樓夢》雖然只是一部章回小說，但這位作者的才氣、天份太高了，他把它變成非常有組織的作品，即使是在西洋的定義下，做為一本 novel 來看也是被接受的。

因此，有很多人，包括最近當選中研院院士的夏志清教授，都指出來這一點——中文的傳統小說中只有一本符合 novel 的定義，那就是《紅樓夢》。環繞《紅樓夢》的問題真的是非常的多，若不是這樣，它也不會變成紅學，沒有人會去說研究《三國演義》叫做「三國學」或是研究《水滸傳》叫「水滸學」，但是紅學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為它牽涉到了那多的問題，他的作者到底是誰這個問題就非常的大。儘管曹雪芹是十八世紀的人，可是他並沒有在書上留下他的名字，所以在十八世紀中葉，普遍流傳於世的第一個抄本是賈續所做，當這個版本一問世，就擁有許多讀者，甚至有人讀到要去自殺。因為書裡頭的少男少女之間，有那麼動人的愛情故事，所以在清朝的江蘇，有一位女孩子覺得自身的遭遇宛如林黛玉，林黛玉最後很悲慘的死了，因此她也就自殺。《紅樓夢》的影響一直在發揮，它影響到很多的層面，從學問很好的文人，到一般非常平凡的讀者。由於它是白話小說，任何人拿起它馬上就能夠入門，學問好的人看到裡頭有需要學習的東西，即使不是故事，也一樣能入勝。《紅樓夢》有很多的情節是道學家很不能夠接受的，所以它在某些時期曾被列為禁書。

那麼，它的作者究竟是誰？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人知道，最後是胡適告訴我們《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胡適是近代大家最尊敬的一位學者，紅學只是他研究領域裡面的其中一面而已，但是他卻是真正讓紅學成為一個問題，並且讓後世的人能在他的起點上頭繼續深入、發揚，這是很大的功勞。曹雪芹的生年是經過很多考據才確定的，是一七一五年到一七六三年，活的時間並不長，現在比較沒有爭議的是《紅樓夢》的前八十回，這確實是曹雪芹寫的，但後四十回就很難說

了，有一段時間，大部分的研究學者同意是由高鶚和程偉元合寫的，但這是有爭議的，甚至連我都不太確定這點是否正確。那也有很多人做猜謎的動作，有人猜作者是崇禎皇帝的太子，覺得故事一定包含了什麼樣的謎題在裡頭，這個故事寫了那麼多比喻性的東西，好像要吸引大家去猜謎一樣，因此在當時，有相當多的人士這麼認為。從清朝到民初，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反清復明的故事，所以可能是崇禎皇帝的太子寫的，還有人覺得是洪昇，就是寫《桃花扇》的那位劇作家，更有人覺得是滿清的詩人——納蘭信德。也有人說作者是曹雪芹的父親，這是最近一兩年才提出來，現在還在爭吵當中。以上都是被猜測過的對象，而且這些戰火應該還是會繼續延燒下去。

最後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就是胡適。很多的名著其實是非常的奇怪，最初問世時，上頭都沒有作者的名字，《紅樓夢》是一例，在西洋也有同樣的例子，最著名就是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寫出那麼多的作品，他寫了五十四個劇本，還留下所謂的十四行詩，這些都是好的不得了的作品，但是後世的人都不知道這些詩的作者是誰，不知道莎士比亞是何許人，因此就會有許多的猜測，「反正一定不是莎士比亞」，這都是很有趣的現象。這些作者都太謙虛了是不是？他們只是因為自己有那麼多豐沛的想像或一些不能下筆的熱情，就非要把它寫出來，而且還是那麼重要的作品，可是都沒有想到要把胎他們的名字留下來。胡適在一九二一年時，寫了一部關於《紅樓夢》考證的書，這本書其實是被當時一位書商所提出來的，那個書商是亞東圖書公司，在當時很重要的一家書店，這位老闆也是有不錯的學問，他開始著手整理這些白話小說，並編輯成有標點符號的版本，以前都是沒標點符號的。這時候新文學運動——五四運動仍持續延燒，大家都知道新文學運動是在一九一八年興起，連帶興起了白話文運動，當時這位書商就很希望這些作品可以讓更多的人去讀，這時候就印了這些有標點符號的版本，當時《儒林外史》和《西遊記》都已重新排版，但當他想印《紅樓夢》時，卻發現《紅樓夢》存在許多問題，它的版本、作者年代通通都不能確定，當時胡適已經埋首《紅樓夢》的研究，當時他除了是新文學的導師、白話文的領導者外，還領導五四運動，同時他也是北京大學的校長，但是他還是有餘力去研究充滿迷團的《紅樓夢》。亞東圖書公司的老闆希望胡適把《紅樓夢》的考證寫出來，但胡適一直拒絕，他認為時機還沒到，但這個書店已經打好把廣告，前去求情說一千塊都花出去了，如果沒有出版就會血本無歸。於是胡適就把當時已經考證的一些成果交付出版，開啟「紅學」之門。

在這之前的研究都是在猜謎，猜曹雪芹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是不是某一位太子；林黛玉代表的是什麼，是不是明朝某一種的勢力；最後這些人都死了，代表的是不是這些勢力最後都滅亡的意思。這些都不是研究小說正確的方向。胡適受過非常嚴謹的西方學術訓練，不論是就小說或學術的角度，他都覺得這麼重要的

作品值得拿來作為學術研究，因此他所研究的《紅樓夢》就開始進入紅學的階段。在胡適寫了《紅樓夢考証》之後，那些先前做猜測式研究的人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他也曾擔任北大校長，他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和胡適這兩個人人都喜歡《紅樓夢》，但是蔡元培只是努力的猜謎，去猜這個故事到底想要講什麼，一定不只是為了寫出一些兒女私情而已，但胡適是真的把它拿來做一門學問研究。蔡元培代表了「索引派」，索引派指的是把藏在一些小說當中，不是小說字面上所代表的意義給找出來，這些在《紅樓夢考証》問世後，就偃旗息鼓，沒有辦法再進行下去。因為胡適所提出來的事實，證明力是非常高的，同時他也收集了很多的版本，有些版本在他寫《紅樓夢考証》的時候都還沒有拿到，我們知道北京琉璃廠是收集很多舊書以及舊文物的地方，那個時候更多，因為胡適的地位相當崇高，且已經在《紅樓夢》的研究中踏出很重要的一步，所以有人就願意把他找到或藏著的東西拿給他看，甚至是賣給他或借給他，有一些很重要的版本就是這樣來的。

《紅樓夢》的海內孤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早期的抄本都叫這個名字，但當中最重要的一叫做甲戌本，甲戌本只有16回，被視為最接近曹雪芹的原著，為胡適所藏，這本書一直跟著他。在國共內戰最危急的時候，中央政府派了專機去接他到台灣，胡適把所有的行李都丟了，因為他認為要留空位去把一些大陸學者接出來，但他身上還是帶了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甲戌本的《紅樓夢》。但是在胡先生晚年的時候，他把這本《紅樓夢》的甲戌本捐給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可能是他認為這種珍本失落的危險太大了，所以把它放到康乃爾大學會比較安全。去年（二〇〇五年），上海博物館從康乃爾大學把甲戌本買回來，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儘管館方未透露價錢，但想必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要知道，上海博物館前幾年買了《淳化格帖》，他們後來也把它做成非常漂亮的影印本，當時館方透露他們是以四百五十萬美金，相當於新台幣一億多，也是從美國買回來的，甲戌本雖然只是十六回的抄本，但我相信買的價錢不會比《淳化格帖》來的低，所以在這些研究《紅樓夢》的珍本中，我相信它已經打破所有珍本價值。

胡適在一九二一年的《紅樓夢考証》中提出了幾個重點，第一，他大膽的指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當然，它是經過很多的線索來歸納所得，我們都知道胡適在研究學問上有一個很著名的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最初是一個很大膽的假設，但當他寫成文字出版時，就是小心求證了。曹雪芹就寫了這麼樣的一本書，那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大家都知道，曹雪芹的先世是從關外來的，所以是跟著滿州人一起進到中國，他是位於滿州地方的漢軍，現在有很多《紅樓夢》的研討之所以會在東北開，就是因為那是滿州人發源的地方。他是曹寅的孫子，而曹寅也是很重要的的一個人，曹雪芹生於非常富貴的家庭，身經繁華綺麗的生活，又有文學跟美術的天份，他會作詩也會畫畫，常跟一些八旗的名士來往，但是他後來的生活就變得非常的貧困，《紅樓夢》書中的一些描寫是

很寫實的，他確實有點縱酒放浪。他的祖父曹寅於康熙五十一年時逝世，根據胡適的考證，曹雪芹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出生，或再稍晚一點。在曹寅的前面還有一個曹許，從曹許下來的三代，有四個人做了共五十八年的江寧織造，江寧就是南京，所以他們就變成南京一個很大的世族。織造的地位並不高，可是只有皇帝身邊的親信才能擔任，且從中所獲得的財富也是非常大的，所以這個家族才變得非常的富裕，使得曹雪芹在《紅樓夢》當中所描寫到的繁華有很強大的存在感。這種物質的繁華到了清朝，整個中華文化就像西方到了差不多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這個時期稱為維多利亞時期，維多利亞時期也是西方繁華期中的一個時期，到了清末，因為清朝國力衰退的緣故，已經繁華到一個頹廢、敗落的地步，此時的西方還是處在一個極盛期。曹家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寧織造，可以想見曹家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家族，但是後來曹家被抄家。抄家有兩種可能，一是虧空的關係，另外也有一些研究是相信他們捲入了當時雍正皇帝的奪權，所以後來就被抄家，曹家就是這個樣子敗落的。但在擔任江寧織造的這五十八年中，每當皇帝下江南時，都是由曹家接駕，可考的只有四次，但次數或許還更多，這是一個很不得了的事情。

另外，胡適指出《紅樓夢》是曹雪芹在破產傾家之後，於貧困中所做的。胡適考證其所書寫的年代，大約在乾隆的初年到三十五年左右，這點到現在大致上還是被接受的。但是著作尚未完成，曹雪芹就死了。那這一點，是根據一個不知名的人所說的，他的老師好像一直在曹雪芹旁邊，看他一點一滴的寫完這本書，並在旁邊用紅筆做眉批或是旁註等等。從他所做的這些註解看的出來，他跟曹雪芹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他常常被開玩笑，也常常在眉批當中透露出一些故事以外的事，他會糾正書中的某些情節和當時不同，有時候這個情結應該如何如何。這使得一些讀書人在看到這些眉批之後，會想跟現實做一個聯結，好像小說故事的情節有一個呼之欲出的真實在後面，而這個用紅筆批註的人也常常留下「脂硯齋」這個代號，聽起來就像是一座紅色的硯臺，也許他家藏了一個紅色的硯臺也說不定，從前的人都會為書房取一個名字，像是○○齋，如果看到《紅樓夢》裡寫著「脂批」，那就是脂硯齋所做的眉批。以上是在一九二一年由胡適所提出來的，距離曹雪芹完成《紅樓夢》的年代已經差不多有兩百年，也就是說這個書在一開始出現在讀者面前時，其實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去閱讀，但這兩百年來，卻一直不知道這本書是誰寫的，直到胡適幫我們理出一個端倪來。

《紅樓夢》的版本實在是太多了，這也是我們文化一個蠻大的諷刺。十五世紀的古騰堡，開啟西方各國活版印刷之門，但在我國，比它早兩百年的宋朝，就有畢昇發明了最早的活版印刷術，所以我國是個很早就發展印刷術發展的民族。可是一直到十八世紀，不論出版的書內容有多麼好看、多麼重要，大部分都還是以手抄本流傳於當時的社會。但也因為手抄的關係，才留給我們這麼多的版本，

之中最有名的就是《甲戌本》，也就是胡適在逃難時隨身帶著的《甲戌本紅樓夢》，《紅樓夢》之所以稱為《紅樓夢》就是因為它。甲戌本出現於一七五四年，也就是乾隆的甲戌年，該作者在第一回就寫了「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這時書名仍沿用《石頭記》。早期所有《紅樓夢》的版本都叫《石頭記》，但是到後來，有一個版本叫做《紅樓夢》，因為《紅樓夢》這個書名比較容易被大家接受，所以此後就一直叫《紅樓夢》。除了《石頭記》這個名字外，《紅樓夢》也被稱為《情僧錄》、《風月寶鑑》、《十二金釵》等等，《情僧錄》這個名字的由來是因為書中的主角賈寶玉這位多情種子後來出家的關係。甲戌本是胡適在一九二七年所發現的，另外還有甲辰本，這些都是根據它被發現的年代所命名的，當然，還有庚辰本，這些都是比較完整的，此外，還有西戌本、寅卯本、王府本等。王府本是所有抄本裡面唯一有一百二十回的，所以它是最完整的，但是抄本畢竟是抄本，每個人抄出來的東西一定會有所不同，可能會有抄錯、修飾或憑記憶補上去之嫌。所以後來這些抄本就變成研究的大項目。因為抄本各個不同，再加上還有一個脂硯齋寫了一些眉批在裡頭，另外，有些人也會忍不住將自己對《紅樓夢》一知半解或深入了解的地方，批註在書中，所以光這些批註的考證也耗盡很多學者的精力，這就使得《紅樓夢》變成一門很大的學問。一七九一年，《紅樓夢》首次出現印刷本，我們稱之為程本，此時距離甲戌本問世的時間已經快四十年。程本是第一個出現完整一百二十回的印本，它的印作人叫做程偉元，所以才稱之為程本，印本署名高鶚與程偉元，所以就有人相信後面的四十回是高鶚與程偉元合寫的，因為後四十回是後來印的時候才出現的。

甲戌本第一回第一頁，就有脂硯齋所做的眉批，在這邊他提到《石頭記》裡面的石頭是來自女媧補天。脂硯齋在書裡做了很多自己覺得有趣的事情，他一直在字裡行間發表自己的意見，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紅樓夢》的「脂批」、「脂評」，指的都是這位脂硯齋，他可能是曹雪芹的堂兄弟或是我們想不到的人，因此就有人猜可能是《紅樓夢》裡面一個名叫史湘雲的可愛女孩子，因為史湘雲是個帶點男孩子氣的女生，這個很直率的女孩子又很了解這本書的故事背景，所以她可能就是脂硯齋，但這都是不能夠證明的。脂硯齋的眉批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他在批註的時候吐露出一些他對於作者家世背景的了解，甚至有些地方也可以看出來他也在抄，所以他做的批註就給了後世很多的參考資料。

《紅樓夢》的詮釋是很麻煩的，因為它的複雜度太高了。如果我們說它佈了很大的一個謎要我們去解謎，這你說是創作也是可以的，它就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至於作者到底想要透露出什麼訊息給讀者，我們只能說讀者的反應已經不是作者可以左右的，也不能去主導，每個讀者的觀點不一樣，所讀出來的訊息也會有所不同。從胡適著手研究之後，我們可以看出《紅樓夢》的傳記形式是非常高的，但是當我們說它是一個傳記的時候，又會碰到很多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書

中的隱喻是影射其他事情，有些內容完全不寫實，如這個世界上沒有大觀園，也沒有所謂的十二金釵，到了第五回時，賈寶玉夢到太虛幻境，這個太虛幻境在隔了很多回之後，我們才發現其實就是大觀園。待賈家造了一個大觀園之後，它和太虛幻境便成了一個對應的關係，一個寫實的故事不可能會這麼寫，更不可能在一個夢裡頭把將來會發生的事情用非常文學性的手法先演練過一次，這都是非寫實的筆法，當它成為非寫實的時候就不會是傳記了，所以關於它到底是一個創作，還是曹雪芹的傳記，其實有很多一個詮釋的空間。那麼它到底是隱喻還是寫實呢？剛我說它的確是寫實，作者不論是對於賈寶玉、林黛玉的描述，或是其他漂亮的女孩子、書中人物的衣著、器皿，還是一些亭台樓閣的設計，都是很寫實的將它呈現出來，而且是很少人能夠做到的寫實境界。但這些寫實都不僅僅是為了讓我們看到這些衣著或是亭台樓閣而已，它有其他的意義，存在一個很大的隱喻性，可是一旦是隱喻那就很麻煩了，究竟它想告訴我們什麼，是要警世還是遁世呢？《紅樓夢》裡面，曹雪芹常會跑出來說「世道如此」或者說他怎麼樣的不孝，才會走到這般田地，要我們引之為戒。《紅樓夢》的故事裡面也有很多關於善惡以及因果關係的敘述，有一些警世意味在裡頭，但在這同時，它又是非常的虛無，曹雪芹所創造的賈寶玉，大概是中國文學中唯一一個虛無人物，因為在我們整個文化當中，自從漢朝定儒家為尊之後，基本上讀書人都很入世，以天下為己任，讓這個世界更好，我想大家多少都會受到一些影響。這個影響不是不好，只是在創作或是小說裡頭，它會成為一個侷限，所以我們最好的作品都是受道家影響。賈寶玉不把人世的價值視為當然，家人都希望他能夠功成名就，但他都將之視做糞土，可是他也并不是有意要這個樣子，這是天性使然。最後，賈寶玉放棄所有跟世俗有關的東西，出家去了，這樣的他當然是一個遁世者，這牽扯到宗教的部份。我們看故事的時候，會發現其實它入世的東西非常多，因為《紅樓夢》有寫實面，讓我們了解世態人情，這部分充滿了入世以及警世的意義。所以賈寶玉既是出世，也是遁世。

在《紅樓夢》裡頭要去看它的社會意義，當然是很豐富，它的兩性關係也是同樣的豐富。女性在中國的兩三千年歷史當中，我們得承認她的地位絕對是受到壓抑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紀卻遇到一個轉機，文學作品裡開始看到很多女子的才情，並給予她們肯定，如《鏡花緣》。這個時期出現很多文人，雖然他們稍微放浪形骸，但是對於女性的文采是非常能夠欣賞的，包括袁子才等人，在《紅樓夢》裡面更是明顯，曹雪芹明白的指出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所以靈氣都在女人身上，這當然也是他極端和傳統不一樣的地方之一。幸好書的內容很能引人入勝，否則恐怕會引起很大的爭議。《紅樓夢》當中也包含了階級問題，曹家當然是一個階級森嚴的地方，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奴僕伺候著，所有的公子、小姐都有，更不用說夫人以及祖母，滿屋子都是伺候他們的人。當時是個階級分明的時代，但是在故事裡頭，我們可以看出有一些人躐級，這也是個很不容易的地方，足以顯見曹雪芹不大有階級觀念。

關於宗教觀的部份，在《紅樓夢》一開始，我們看到故事的序幕是由兩個奇特的人物拉開的，一個是和尚，一個是道士，如果換了一個不同的文化，我們不會覺得太奇怪，那是因為大致上，我們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文化，就像我們進一個廟，不會問這到底是一個佛教的廟還是道教的廟，因為從明朝之後就已經慢慢三教合一了，這三教除了佛教、道教之外，還加上儒教，所以孔明就有孔明廟，孔子也有孔廟，這些都屬於宗教形式，可是卻和儒家的人物結合。在《紅樓夢》裡頭，作者用敘述的形式，將宗教方面的問題顯現出來，其實宗教在社會生活當中已經融合，很難明確的去切割說哪些是佛教、哪些是道教等等。當然，還有價值觀，這些牽涉到整個故事到最後會以什麼樣的結局來表達作者想要表達的理念。《紅樓夢》有很多重要的研究者，以比較近代而言，重要的先驅應該是王國維，王國維也是非常重要的《紅樓夢》研究者，因為他在德國留學，且念的是叔本華的哲學，而叔本華本身就是非關哲學家，當王國維回頭來看曹雪芹的《紅樓夢》，即發現兩者有非常多相合的地方，曾出版《紅樓夢研究》一書。假設我們要把曹雪芹以及《紅樓夢》引為存在主義的話也絕對是可以的，因為他們都有一種對生命的虛無感。接下來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証》以及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辯》。王國維只就故事內容來探索，因他所處的年代還不知道《紅樓夢》的寫作背景是什麼，在他之後的作者，已經有許多關於《紅樓夢》的研究問世，做的比較像是考證。夏志清是耶魯大學的英文博士，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一書中，他完全是運用研究西方文學的眼光來看中國的作品，這是非常重要的的一本書，與其他學者的研究角度全然不同。余英時是一個歷史學家，他寫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就是從寫實和抽象面來看《紅樓夢》要表達的意念。劉夢溪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是近代史與《紅樓夢》的結合；馮其庸的《論庚辰本》也是一個考據；基本上還有其他許多的相關著作，這些作品到現在仍是研究《紅樓夢》的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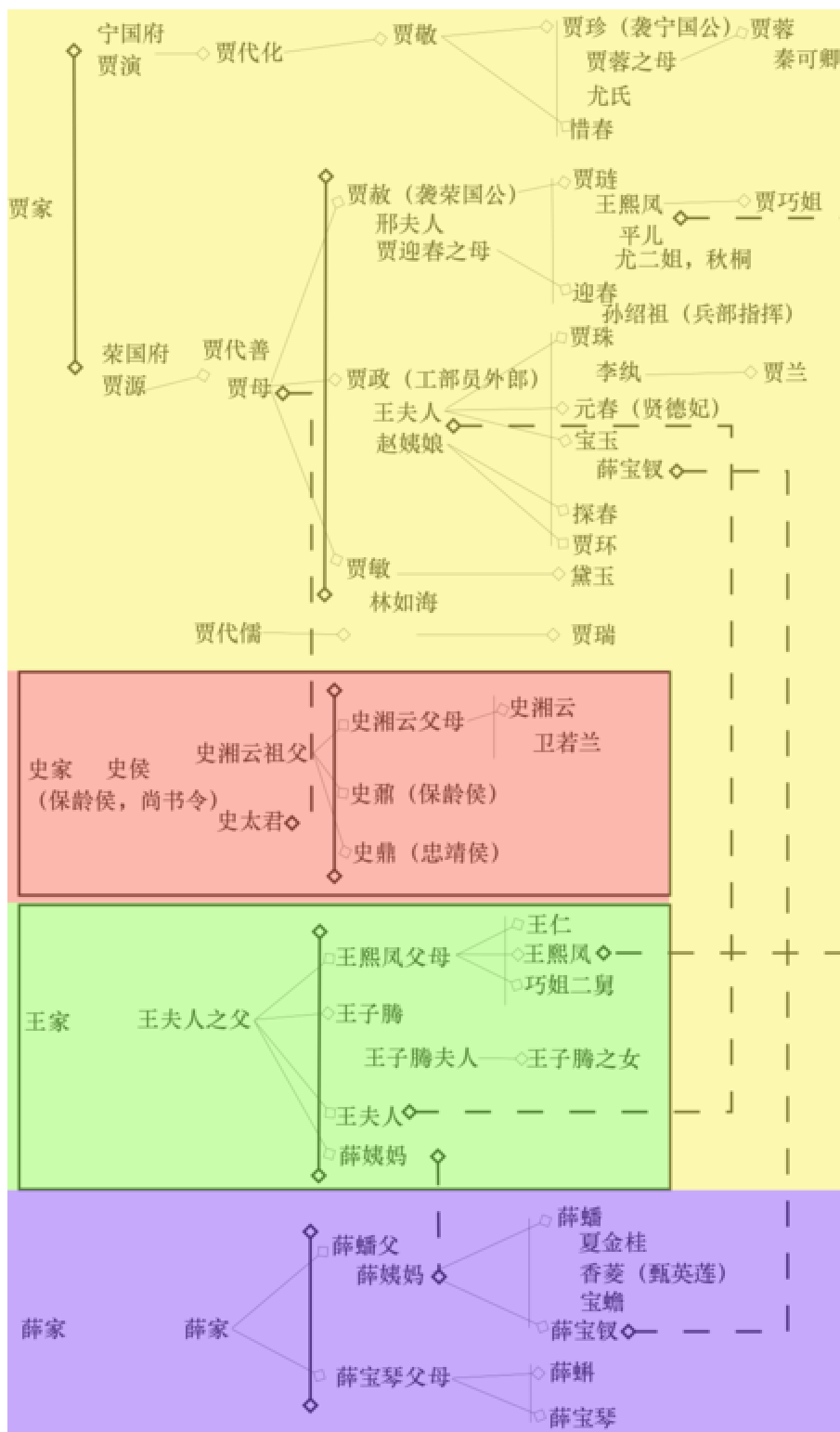
《紅樓夢》對世人的影響非常深遠，對一個語言作品來說，用別的语言讓不同國度的讀者可以閱讀，甚至是相關研究是很重要的。在很早的時候，甚至還不知道《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時，歐洲就已經有很多的翻譯本，包括德文、法文等，von Franz Kuhn 是德文的翻譯者；Arthur Waley 則是早期英文的譯者，他是一個很特別的翻譯者，除了翻譯一些中文著作外，也翻譯了日文比較重要的經典，像我們的詩經、部分的史記還有很多的唐詩他都翻了，而且還相當好。他是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前期的人，從來沒到過中國，至於有沒有到過日本我就不確定，但是他在日文作品的翻譯也非常的多，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這種異文化的轉述上面，Arthur Waley 更因他對於中日文翻譯的成就而得到英國女王的封爵。但是他翻譯的《紅樓夢》不是全本，要翻譯《紅樓夢》的全本，難度真的是太高了；他也曾翻譯《西遊記》，英文名字就叫做《The Monkey》，因為西遊記

裡面最有趣的就是那隻猴子孫悟空，通常他的作品，一般的讀者不容易進入，但是《The Monkey》是很容易的，所以 Arthur Waley 翻的《西遊記》在西方是很多人知道的。王際真是某大學早期的教授，至今已快活到一百歲，當他快從某大學退休的時候，有一位很年輕的學者接去他的位子，那個學者就是夏志清，現在夏志清也已有八十七歲還是八十八歲的高齡，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這中間的時間是那麼的長，夏先生後來交棒給王德威，一位很年輕、很棒的學者。王際真也翻了《紅樓夢》，可是也不是全本。要翻譯《紅樓夢》所碰到的困難就是那些文化成分越高的東西，不管是對於器物建築的描寫，或是服飾的描寫都是很難的，更不用說人性的描寫，因為用一個不一樣的語言，來敘述一個作品，且還能讓該語言的讀者能夠接受，這不只是語言作為一個表情的轉換而已。

詩詞部分的翻譯也是很艱難的事情，怎麼樣讓它恰如其分的翻過去是很不容易的。伊藤漱平是在日本研究紅學的權威，當然，翻成日文會比較容易一點，越是經典的作品，它能夠用的漢文也就越多，所以在日文中這種文化上的差異會比較小。在一九七九年的時候，曾舉辦過「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前面所提到的這些翻譯者跟研究者幾乎一網打盡，相當成功。下面這位 David Hawkes 是唯一一個可以把《紅樓夢》整本翻譯完的人，他本來是牛津大學的客座教授，為了翻譯《紅樓夢》，五十多歲就從牛津大學退休，所以可以想像翻譯《紅樓夢》對他來說是何等重要這事情。事實也證明，他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把它翻譯完，的確是一個頂尖的學者，把正式的職務辭掉來翻譯《紅樓夢》，花了那麼大的功夫，他的翻譯已經成為經典，但是他也只翻了八十回而已，雖然是全譯。而 David Hawkes 的女兒嫁給一位對於中國文學有興趣的英國人，也是一個好的漢學家，他在香港的中文大學教書時，就把後面四十回都翻完了，所以 David Hawkes 就很高興認為他們比照《紅樓夢》的模式，前面八十回是一個人，後面則是另外一個人完成。雖然 David Hawkes 是全譯，但他指標性的認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翻譯的，後面四十回不是他寫的，所以他就翻譯他認為是曹雪芹寫的前八十回，因此他的女婿繼他之後投入翻譯《紅樓夢》，是當時國際上很大的一件事情。楊憲益也是一位非常好的翻譯家，他從三零年代就寫了非常好的散文，但他主要是從事翻譯，中國大陸從三四零年代到文革期間重要的作品都是他翻的，他太太是英國人，所以他們是一起合作翻譯這些經典。大家都知道，文革是一個很荒謬的年代，學問做得越好，經歷往往最慘痛，假設牽涉到西方的學問跟文物就會更慘。因此楊憲益在當時被批鬥得很慘，太太也死了，但他到現在還活著，只是活得非常的悲慘。從 David Hawkes 的例子就可以了解，要把《紅樓夢》翻成另外一個語言，而且要翻到完整的程度是多麼的難，需要怎樣的人花什麼樣的工夫。

我們剛剛說到《紅樓夢》就像是文化美學的櫥窗、展示場，當中牽涉到的面向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一章一章地看下去，就會發現很多博大繁複的面貌。我不

知道各位之中有沒有把《紅樓夢》讀得很熟的，記得我在讀北一女的時候，國文老師在上課問我們有誰讀過《紅樓夢》，那時候舉手的人有九成以上，老師再問看過兩次以上的人舉手，一直疊加上去問看過三次、看過四次的，最後問到有個讀過十三次的人，那個人不是我，我當時只敢說我讀過兩次，我們班上真的有一位同學讀過十三次。這位同學後來的經歷也很特別，在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她已經是美國旅館業的一個女大亨，家財萬貫，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在差不多四十多歲的時候，又去史丹佛唸了一個古典文學的博士，然後再回頭去經營她的旅館，真的是很特別的人。放在《紅樓夢》裡頭，我覺得曹雪芹也會覺得她是一個值得寫的人物，不管怎樣，在我還屬於文藝青年的時候，《紅樓夢》顯然是一本相當普遍的書，如今在高中或大學的校園，《紅樓夢》有多少人讀？就這一兩年大陸的情形來看，《紅樓夢》可能還是會變成一個文化現象，從大陸流行回台灣來也說不定。以下這篇文章是張作錦先生寫的，他原來是聯合報的社長，已經退休一段時間，仍舊非常用功，他最近寫了這篇五六千字的文章，我只取開頭，讓大家了解到對岸有這樣一個情況：「在 2005 年到今天，《紅樓夢》忽然在大陸『火紅』起來。有關《紅樓夢》的圖書，出版了近百種，遍及大江南北，且多暢銷。解讀《紅樓夢》成為電視台熱門節目，使廣告客戶喜出望外。也因為電視台的強力傳播，紅學『學院派』和『票友派』見解不同，導致激烈論爭。學者專家和普羅大眾一起『拔筆從戎』，一時間行形成『紅學走向群眾』的意外收穫。三百多歲的林黛玉和薛寶釵，『紅』顏未老，風姿依舊迷人。」那這個當然有一點好笑，因為紅學的關係，這些我們在《紅樓夢》中所熟悉的美女，「紅」顏未老，她們已經有三百多歲，因為這一個故事應該是屬於曹雪芹的上一代，大家聽到《紅樓夢》自傳的成分居多，就以為是寫他自己，可是曹家到了曹雪芹這一代已經開始敗落，所有的繁華都是他上一代的，他寫的是比他更早的故事。



上面這張圖是維基百科裡面的《紅樓夢》人物關係圖。《紅樓夢》的人物總共有三百多個，想去弄清楚誰跟誰是什麼關係實在非常的難，其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賈寶玉的賈家，也就是所謂的寧榮二府，這分成了兩支，而主要的故事發生在榮國府。賈代善的妻子就是賈母，如果說《紅樓夢》是一個王國，她就像是裡

面的王后，可是賈母在《紅樓夢》裡面得到很好的評價，並不像慈禧太后那樣，這當然是因為曹雪芹寫的是他的家族故事的緣故，中間牽涉到了長輩，在寫時會比較客氣一些。賈母的兒子賈政，也就是賈寶玉的父親，他的妻子王夫人，就是賈寶玉的母親，後面這些都是賈寶玉的同輩。我們可以看到賈母另外有一個女兒，她嫁給林如海，他就是黛玉的父親，所以看出寶玉跟黛玉的關係是表兄妹，他們的祖母是同一個人，所以黛玉也是叫賈母為祖母，因此黛玉是賈母的外孫女，而寶玉是她的孫子。寶玉在家裡面非常的受寵，他的姐姐元春後來進了宮作妃子，又稱作元妃，她當了王妃之後，有一段時間回去省親，賈家為了迎接元妃就建了大觀園，這就是大觀園的由來。建了大觀園之後，又出現了一個史家，這是賈母的娘家，賈母她本身姓史，所以故事中若提到史太君，那就是賈母，史家中和故事有關係的就是史湘雲。王家是王夫人的娘家，至於薛家，是因為薛姨媽是王家的親戚，它和賈府是遠親，這裡又誕生一個關鍵性的人物——薛寶釵。

在《紅樓夢》裡面最吸引讀者的就是故事中的三角關係——寶玉、黛玉以及寶釵，他們三個人都有一些神化性的背景。遠古的時候，人們會用一套神話故事來解釋宇宙的誕生及自然界的種種現象，在西洋就是奧林匹斯山上那些神仙的故事，在中國就是女媧造人。女媧除了造人外，也做過不少事，傳說有兩個大力士打架打得太激烈，當時相信天地是由四根大柱子撐起來的，結果有一個大力士把其中一根柱子撞斷，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河流是從西北流到東南，因為柱子斷裂後，天地就比較傾斜——西北方地勢比較高，東南方地勢比較低，神話都是在描寫現實、解釋現實，當中一定存在某個道理，每個民族都會編造自己的神話來解釋這些已經存在的現象。話說回來，這根被撞斷的柱子讓天空破了一個大洞，於是造人的女媧就很辛苦地去鍛鍊三萬五千六百零一顆石頭來補天，這就是所謂的「女媧補天」。可是實際上，她只用了三萬五千六百顆石頭，第三萬五千六百零一顆石頭就落單了，這顆石頭覺得很哀怨，為什麼別的石頭都可以去補天，它卻只能留在那裡。有一天，來自天界的一僧一道經過這顆石頭旁，見到它在自怨自艾，就把它變成一塊玉帶到凡間，投胎至賈家，我們都知道，賈寶玉出生時，嘴中啣著一塊玉，這就是他被取名為「寶玉」的由來。除了這個起源之外，故事裡頭還有另外一個線索：在天界，大小神仙各有所司，當中有一個很俊美的使者叫做神瑛，有一天，他經過一株絳珠草旁，見到絳珠草因沒人澆水而奄奄一息，神瑛使者就很好心的幫它澆水，於是這株絳珠草就活了過來，並帶有靈性。過了一段時間，神瑛使者必須下凡來經歷一場繁華的人生，絳珠草想到這位曾經救活它的神瑛使者要下凡，它也想跟著下凡，因為它要用神瑛使者澆的水化為淚水，用一輩子的時間來還給他。神瑛使者就是後來的賈寶玉，而絳珠草就是林黛玉，所以林黛玉才會那麼愛哭，待她的淚水都還完後，也就離開了人世。

章回小說都會把目錄寫成對子，不論是看《水滸傳》還是《三國演義》都是

這樣。《紅樓夢》第一回的回目叫做「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還閨秀」，曹雪芹用了很多的文字遊戲在裡頭，甄士隱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藏起來稱為「真事隱」，他是黛玉的老師，出現的機會不多；而賈雨村就是「假語存」，是村子裡面的一個學究，拉開故事的序幕，所以當曹雪芹寫賈雨村說什麼的時候，就是要讓我們了解那些都是胡言亂語。書中很多人物的名字，其諧音都像上面的兩位人物，有特殊的含義，或諷刺，或感嘆，是《紅樓夢》的藝術之一。當然，每個回目的最後，還是會看到「欲知後續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作者在第一回的開頭，就開門見山的說：「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藉『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固曰『賈雨村』云云。」所以早期的抄本，《紅樓夢》都叫做《石頭記》，把《紅樓夢》翻成英文版的作者 David Hawkes，書名就是《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頭的故事，他要把它回歸原本的書名，在他之後的書名就是《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個紅色屋子裡的夢。曹雪芹在故事裡頭創造了這兩個不是很重要的人物，把故事延續下去，而他自己也說明「賈雨村」是什麼意思，他自己在開頭也謙稱自己什麼都不是，但是他曾有個機緣看到這麼多出色的女子，覺得讓她們淹沒太可惜，所以為了記住她們的故事，才寫出《紅樓夢》，而他之所以會這麼命名是為了提醒閱者眼目，也是此書利益本致。傳統的中國對於夢一直都是用一個很大的主題在處理，在《莊子》裡頭有「夢蝶」的故事，在《列子》裡頭也有夢的故事，唐人也有「南柯一夢」的故事，這些都是經歷了某一種繁華，醒來後才發現不過是一場夢，《紅樓夢》就是用很龐大的架構來表現出像「南柯一夢」的故事，其實在中國，還可以找到許多「南柯一夢」不同的面貌。這就是《紅樓夢》故事的由來。

在第三回「金陵城起復賈雨村，榮國府收養林黛玉」中，林黛玉首次出場，她的父母雙亡，年紀又這麼小，處境相當可憐。其實故事裡面並沒有交待這些男孩、女孩的年齡有多大，可是林黛玉剛到榮國府時才十二三歲，賈寶玉也才十四五歲的樣子，薛寶釵因為是表姐所以大一點，但也只大個一兩歲，其實他們都是很年輕的，都是我們所謂的 teenager，都是十幾歲的小孩。我們來看看曹雪芹

在這段是如何描寫賈寶玉：「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響。丫鬟進來笑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正疑惑著：『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懵懂頑劣之童？』倒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中想著，忽見丫鬟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個年輕公子：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條；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掛；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眼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條，繫著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周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綠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這寶玉極恰，其詞曰：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這是黛玉初到榮國府，賈母吩咐人帶寶玉來見表妹的情況，這就是寶玉的出場。

在《紅樓夢》中，有幾人物出場時都是會被特別命名的，其中一個就是王熙鳳，王熙鳳在故事裡頭叫做鳳辣子，她雖然不是主角，不在這些感情故事裡頭，但她卻是整個故事的靈魂人物，據考據的結果，她也只有十八九歲，但是王熙鳳不論是手段還是能力都是非常不得了。《紅樓夢》在人物的描寫上都是非常早慧的，儘管她們年紀都還非常的小，可不不論是文采還是能力，都是很驚人的。第五回主要是描寫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的狀況，太虛幻境是一個不存在的世界，前面提到的余英時，他把《紅樓夢》的故事分成兩層來研究，一層是非寫實的世界，主要是想顯現出精神面，是一個清靜的世界；另外還有一個污濁的世界，也就是現實的世；這就好比一面鏡子互相的照映。賈寶玉在這一回裡頭去看秦氏——他的表嫂，此時他表示他很想睡覺，秦氏就安置他入睡。秦氏在故事裡頭也算是漂亮的人物，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不久後就自殺，但是秦氏的故事還是引起很多人的探究。今年在大陸引起一個最大的爭議就是小說家劉青武，他本來寫得一手好文章，但卻把《紅樓夢》拿來大作文章，他研究的就是秦氏——秦可卿，說這是「秦學」，大家當然不會同意，秦可卿在一百二十回中，只出現一回的篇幅，居然可以變成秦學，相當不合理。言歸正傳，秦氏帶寶玉到一個房間，他看到有一幅畫掛在上面，人物固然畫得好，可是上面的主題卻是《燃藜圖》，敘述從前的小孩焚膏繼晷，用功唸書的事蹟，他最討厭這種要用功讀書、考取功名的事，尤

其是讀這些四書五經，他就很不高興，又看到一個對聯寫著「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他就更討厭，即使這個房間再怎麼漂亮，他萬萬不肯留在這裡，忙說：「快出去！快出去！」於是秦氏便提議到她房裡去歇息。這不是很恰當的行為，不過當時秦氏算是他的一個長輩，寶玉可能覺得沒關係就去了。從這裡我們多少可以看出寶玉是怎樣的人。

賈寶玉就是在這裡遊太虛幻境，並遇到一位仙姑，也發生了他生平第一次的男女關係。這邊對秦可卿房間的描述也是很特別的：「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漣珠帳。」秦太虛就是秦觀，是宋朝的一位詞人，這就對了寶玉的胃口，對他來說，讀詩詞絕對比讀文章來得好。在這部分絕都是不寫實的，所有要形容這個房間的擺設，都是帶有某種聯想的東西，這都是為了營造出後面重要的發展。「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稀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正胡思之間，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春夢隨雲散，飛花逐水流；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閑愁！」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得忙上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裏去？也我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布散相思。今忽與你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瓮，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仙姑帶寶玉進入一個叫做「太虛幻境」的地方，當賈家自己營造出那種塵世間的大觀園的時候，其實這兩邊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做了一種對應。賈寶玉看到的天界就像是衙門般，管轄著人世間所有痴男怨女的事情，他在裡頭看到了「金陵十二金釵正冊」，這個金陵指的當然是南京，所以在無意之間或是夢裡面，他就有機會先看到金陵這十二位女子的未來，可是這個未來卻有點像是在廟裡的籤詩，是用一種很含糊的文字寫成的，每個人所解讀出的東西不盡相同。在正冊中的十二位女子，都各有一首專屬的詩句來描述她們，當時的寶玉當然看不出個所以然，過後才發現那些詩句在講什麼。但他只看附冊，並未看正冊，裡頭有他的婢女晴雯和襲人的名字，可是他也看不出有什麼意思。這些故事都是在第五回裡面，藉由寶玉的一個夢，一方面讓他藉機初解人事，另外一方面是讓他了解一些未來會發生的事情，等將來在人世間要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他也知道結果後，

故事就用佛家的方式來收尾——色即是空，他便回去他來的地方。

在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怡紅院迷路探曲折」中，我想讓大家看的是大觀園建成後的種種。剛建成的時候，庭園整個煥然一新，因此賈政就帶一些清客去想一些方法為它提名，剛好賈寶玉被他撞見，就要他一起去。賈寶玉嚇死了，因為他跟他的父親是處於一個緊張的關係，所以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段落，中國傳統的親子關係就是「嚴父慈母」，賈政剛好是一個很無趣的人，碰巧又養出這樣的兒子，世俗該有的東西寶玉都不接受，所以這個父子關係一直都是這麼緊張，因此賈寶玉只得心不甘、情不願的跟去，也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這當然也是曹雪芹故意佈置來讓我們看這些建築是多麼的精細、多麼的壯觀、多麼的雕琢。大陸在開放之後，就開始建構他們心目中的大觀園，在上海有一個大觀園，佔地非常大，大概有二三十公頃，位於上海近郊——青浦，是大陸在上海所建設的第一個大觀園，有它一定的精細度。但是我們對於《紅樓夢》大觀園的期望會高一點，因此大概不會滿足，之後他們又在北京建了一個大觀園，整體而言，北京比上海要差一點。賈政問大家這些地方該題什麼字，這些卿客心知賈政是故意要試寶玉的功業益進如何，忙推著寶玉題字，寶玉其實是很有文采的，所以大家都很認同他的文筆，賈政心知兒子確實有那麼一點天份，但他嘴上還是不怎麼認同。半晌，到了有人提議叫杏花村的地方：「賈政心中自是喜歡，卻瞅寶玉道：『此處如何？』」眾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哪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得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眾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眾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寶玉道：『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他的意思是說，你這個地方只能叫「有鳳來儀」，不值得叫「杏花村」，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人工造出來的，是一個很勉強讓它趨近於自然的地方，這時候賈政就開始罵他胡說。到了另外一個地方：「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得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賈政不禁笑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菝葜，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盞草，這一種是玉落藤，紅的自然紫

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納薑蕝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又有叫什麼綠萸的，還有什麼丹椒、蘿蕪、風連。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象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得寶玉倒退，不敢再說。」接著又到了另外一個地方：「賈政拈髯沉音，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旁不敢則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著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讓父子倆之間的對話藉由對這樣的景致來發言，在傳統的舞台上，是非常有趣的。

在《紅樓夢》有非常多看戲的場合，且《紅樓夢》現在也變成很多戲曲的文本以及依據，戲曲本來就是傳統文化非常重要的部份，書中，黛玉在無意間聽到戲班子在排練《牡丹亭》時的唱詞：「『原來姮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聽，又聽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誤了聽曲子。又側耳時，只聽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才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痴，眼中落淚。」《紅樓夢》裡面公認才情最高的就是黛玉，她在書中就唸了一些詩詞，這些其實都是曹雪芹對文章好壞的價值觀，藉由黛玉這個被認為或是故事裡頭設定成才情最高的女子，用一個讚賞的角度來為《牡丹亭》做註腳，所以故事裡的詩詞，一方面表現出黛玉的才情，二方面則為後面的故事佈局。

在八十二回「老學究講義警玩心，病瀟湘痴魂驚惡夢」中，黛玉已隱約知道賈家不會把她許配給寶玉，基本上，他們兩人的精神是最相近的，一開始大家都認為她跟寶玉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但就是因為這兩個人實在是太像了，都跟世俗格格不入，能體會到彼此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且大家都知道，她這個人是來「還淚」的，還淚的特點就是小心眼，很喜歡鬧脾氣，一天到晚鬧彆扭，身體很不好又時常生病等等，光是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讓賈家不想把她許配給寶玉。黛玉是非常敏銳的，身旁有那麼多的人以及下人，也不知道怎麼遮瞞，這時她已經聽到一些令她擔心的事，恍恍惚惚中，入了夢鄉：「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卻不比男學生，要

見我作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著，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裝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升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著你擱在這裏，不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弦，所以著人到這裏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其實那個時候她的父親已經死了，夢中父親不但續絃，也把她令許他人，她就非常的急，這些都是她在現實當中擔心的事情，在夢裡頭反映出來。「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似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著賈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況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願跟著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老太太呆著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弦也好，倒多一副妝奩。』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裏分外的閑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裏情願自己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著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份上，也該護庇些。』說著，撞在懷裏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麼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前，笑嘻嘻地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咱們各自干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著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裏住著。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們這裏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著，就拿著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著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著，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鵲叫道：『姑娘，姑娘，怎麼魔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

黛玉一翻身，卻原來是一場惡夢。」其實這時候寶玉已經瘋癲了，寶玉在整個故事裡頭和那塊玉的關係相當特別，他是銜著這塊玉出生的，那塊玉就代表著他的精神面，當這塊玉不見時，寶玉就失了神智，這時候寶玉是處在一個神志不清的狀況，所以在那個情況下兩個人一個以為對方對她無情，另外一方是傻傻的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最後他就跟寶釵成親。這時事情還沒有發展到的那個時候。這兩個人現實的世界已經累積了很多問題，一方面是猜疑，一方面是擔心，夏志清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特別引出這一段，他認為這完全符合佛洛伊德的學說，人所做的夢會反映出他生活中的心理狀態，這些事幾乎是黛玉所想的最壞的情況。雖然只是一個夢，但她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呢？黛玉真正想要的是寶玉的真心，黛玉到了賈家之後，慢慢了解到寶玉跟別人不太一樣的地方，這些剛好是跟她非常契合的，那她相信寶玉會是她以後終身相許的對象。可是寶玉身處在脂粉堆裡頭，他對誰都很親善，對於沒有生命的東西也是很親善，儘管寶玉的心中真的就只有黛玉一個，但兩人常常還是有很多的誤會。為什麼寶玉在夢中會把自己的心挖出來呢？因為黛玉是真的想要看到他的心，所以才做這個夢。

到了九十六回的時候，寶玉已經要和寶釵成親了，而這個時候黛玉的健康狀況已開始走下坡。從十七世紀開始，每個世紀都會有一個大病，就是肺疾，在《紅樓夢》裡頭稱為肺癆，得到癆病的人其實是相當多的，在當時是不治之症，黛玉得的就是肺病。也有很多人羨慕得肺病的人，因其大多數的患者都很好看，也比較瘦，所以在西方有很多大家認為很俊美的人都是得肺病死的，包括浪漫主義詩人濟慈，連余光中先生都非常的羨慕。為了瞞著黛玉讓寶玉跟寶釵成親，王熙鳳提出「掉包」的方法：「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麼著呀！』鳳姐恐賈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著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麼著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了。倘或吵嚷出來，林丫頭又怎麼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一概不許提起，有誰知道呢？』」在世俗的眼光中，將寶釵許配給寶玉一方面門當戶對，一方面寶釵也是一個有才情的女子，但假設我們說她代表各種不同文化的層面，寶釵絕對是道地的儒家。她非常知書達禮，處事圓滑不會得罪任何一個人，這種人是寶玉絕對不能夠接受的，寶釵自己也知道。但是賈家認為寶玉已經神志不清、混亂，需要趕快成親沖喜，那黛玉又是越看越不捨得，於是就把寶釵許配給他，所以寶釵其實是很苦命的。

這段是黛玉從一位叫傻大姐的丫頭聽到寶玉要和寶釵成親：「那黛玉此時心

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顛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著，自己移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卻像踩著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腳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糊糊，信著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裏走起來。紫鵲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惚惚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應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鵲聽了，摸不著頭腦，只得攙著她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裏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鵲攙著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鵲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著過來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裏走呢？』紫鵲見她心裏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裏怕她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裏雖如此想，卻也不敢違拗，只得攙她進去。那黛玉卻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鵲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卻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裏歇中覺，丫頭們也有脫滑玩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裏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從屋裏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裏坐罷。』黛玉笑著道：『寶二爺在家麼？』襲人不知底裏，剛要答言，只見紫鵲在黛玉身後和她努嘴兒，指著黛玉，又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卻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裏坐著，也不起來讓坐，只瞅著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瞅著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鵲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于寶玉，因悄和紫鵲說道：『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著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鵲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著，也不言語，便來同著紫鵲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起來，瞅著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鵲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著，便回身笑著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鵲、秋紋後面趕忙跟著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鵲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黛玉仍是笑著，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鵲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其實這些奴婢也分很多的階級，大的管小的，權力跟主人的關係也很不一樣，傻大姐的地位比較卑微，別

人跟她說不可以講她還是講了，黛玉知道真相後，一時氣血攻心便吐血，最後在神智不清的狀況下，吐血而亡。

九十八回的時候黛玉死了，但寶玉他並不知道，他以為跟他成親的是黛玉，實際上卻是寶釵。我並不同意有關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不是同一個作者的論點，但曹雪芹自己也表明未將《紅樓夢》完成，比較合理的說法是，他花了非常多的精力，一遍又一遍的批閱，一百二十回的架構都其實已經完成，前面的八十回批閱的比較完整，後四十回是不完整的，使得後人可以去動比較多的手腳。當寶玉的玉尋回之後，他的神智也回來了，可是他發現世界已經變成這個樣子：黛玉死了、自己跟寶釵結婚了，這時候家裡頭要他去京裡趕考，一個跟世俗格格不入的人，最終還是要向世俗的價值觀妥協。他本身就是因任務在身才來人間的。這段描寫寶玉和堂弟賈蘭赴京趕考的種種，寶玉這時候是去了，但是之後就失蹤，他要離家的時候講了一些預言般的話：「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戴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裏，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夠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紈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盡著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臨行前，他對李紈所說的一番話，就是他做的一個預言，故事確實是這樣發展，後來他們兩人都中舉了，但是中舉對於賈寶玉來說已經沒有意義。寶釵是個相當聰明的人，當時寶釵在旁邊聽到這番話，就知道後面寶玉預言的什麼事情要發生了：「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卻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著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著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眾人都在這裏，只沒惜春、紫鵲，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眾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只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誤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眾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裏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走來名利無雙地，打出樊籠第一關。」這一關就是指家庭的這個牢籠，之所以特別和惜春、紫鵲道別是因為他之前已從《金陵十二金釵附冊》中看到她們的未來。

故事最後出現的是賈政，賈政這時候已被抄家，這段也是自傳性很高的，因

為曹家也曾經歷抄家的風波，在《紅樓夢》裡頭是藉由大觀園的抄家，跟現實的情景相對映。這時賈政在經過抄家之後又被赦罪復職，日夜趕路：「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靜去處。賈政打發眾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四處打聽，都沒有寶玉的下落，寶玉是他們家的命根子，可是就這樣失蹤了，心頭不免難過。「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才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只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裏？』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舡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著，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裏趕得上。只聽見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蒙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賈政一面聽著，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才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為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這是寶玉最後一次的出現，同賈政了結世俗的緣分。寶玉出家並不是世俗意義的出家，其實是以一個「出家」的形象回到大荒山青埂峰，所以最後的形象是很鮮明的。

今天我們只是很走馬看花的把《紅樓夢》看過去，真正要體會《紅樓夢》的箇中趣味，還是要自己讀。讀《紅樓夢》的人各個都有自己最喜歡的部份：詩詞、愛情、林黛玉使性子、王熙鳳怎麼樣的手段等等，期待各位能真正品嚐到紅學的奧妙。